

民主选举赞歌

河北省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编



目 录

- 说选举（数来宝） 常 志 曹书云（1）
老两口讨论《选举法》（快书小段） 王赶良（11）
选举工作莫小瞧（京东大鼓） 刘凤海（14）
家庭会上（快板剧） 常 志（18）
选举之前（西河大鼓） 作词谱曲（26）
送代表（唱词） 曹书云（40）
认真投好这一票（天津快书） 署文林（44）
- 要选群众称心的人儿（表演唱） 韩志民（47）
四个老汉选代表（小演唱） 张增月（51）
选举路上（小演唱） 崔国志词 高延会曲（54）
- 选谁当代表 张艾蔓作词编曲（63）
歌唱《选举法》 刘玉声词曲（64）
歌唱《选举法》 韩志民词 杜成娟编曲（65）
选举代表要认真 河北民歌（66）
- 《选民证》（诗朗诵） 刘玉声（67）
我是选民（诗朗诵） 戴砚田（70）

说 选 举

(数来宝)

常志
曹书云

乙：打竹板，走上台，
我那个伙伴还没来。
今天唱段数来宝，
这节目一人演不了。
哪位同志口材强？
上来给我帮帮忙。
(乙找人、甲上)
哎！这不是大老刘(吗)？
来来来，我这儿急得正发愁。

甲：什么事啦？
乙：我想给大伙演节目，
你来给我凑个数。
甲：不行，今天我还有急事儿，
请你另找别的对儿。
乙：你平常是个文艺迷，
今天啥事这么着急？
甲：今天选举要投票，
人家三番五次把我叫，

我要不去不太好，
到那儿转转点个卯。

乙：欸！你这说法可不行，
选举是件大事情。
发扬民主，行使自己的权力，
怎么能拿着选举当儿戏！

甲：嗨！不是我，思想差，
这事与咱关系不大。
咱又不想来当官儿，
选举也是去划圈儿。
人名单，已写成，
谁当代表全都行。

乙：看来你对普选没认清，
纯粹是当天和尚撞天钟！

甲：我这人，最直爽，
实话实说不撒谎。
这么多年没普选，
对选举的认识还真二五眼。

乙：你坦白思想这倒对，
应该把选举的意义来领会。

甲：选举的意义不知道，
不就是到那儿投投票（吗）！

乙：投票本身就有意义，
这就是你在行使权利。
旧社会你是一穷汉，
有谁拿你当人看？
为什么穷人走投无路泪涟涟？

甲：都只为手里没有权。

乙：新社会，见晴天，

劳动人民把身翻。

国富民强得幸福，

甲：只因为人民当家做了主。

乙：对！人民做主管国家，

都有权出谋划策把言发。

一切权力属人民，

人民当家做主人。

可中国人民十亿多，

总不能全都凑到一块说，

这就需要选代表，

代表人民的意愿把国家大事来商讨。

选出人民的好公仆，

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民主。

甲：那——谁当代表都可以？

乙：这就要群众来选举。

谁德高望重有威信，

群众对他最信任。

他把群众的意见来代表，

你说这办法好不好？

甲：好！这个办法就是妙，

那我赶快去投票。

乙：你真是个急性子人，

去投票，得看是不是选民。

甲：我是地地道一公民，

乙：公民不一定全都是选民。

甲：为什么？

乙：只要是中国国籍的人，
 统统全都叫公民。

 选民和公民两码事，
 得具备条件有限制。

甲：什么条件？

乙：选举法上有规定，
 选民得有选民证。

甲：我有哇！

乙：有选民证，就可以，

甲：那我快点去选举。

乙：哎，你别着急，慢点走，
 我问你，怎么全家就来了你一口？

甲：他们有事来不了，
 我一人把全家都代表。

 选举这活儿又不重，
 何必全家都出动。

乙：欸，那可不行！
 自己行使自己的权利，
 谁也不能来代替。
 不能托，不能靠，
 必须自己来投票。

甲：我们家，人口多，
 要全都来很难说。

乙：选举工作不一般，
 投票最多用半天。
 有事暂且撂一撂，

投票选举都得到。

甲：不行啊！

我弟弟，来不成，

乙：怎么呢？

甲：他进了监狱判了刑。

乙：你弟弟，被关押，

选举他不能参加。

甲：为什么？

乙：因为他的政治权利被剥夺，

参加选举没资格！

甲：我弟弟，犯了罪，

被管制劳动留在了生产队。

我这心里没有底，

他参加选举可以不可以？

乙：只要他的政治权利没剥夺，

参加选举就适合。

甲：我弟弟，刑满释放当社员，

他有没有选举权？

乙：他接受改造成了新人，

仍然可以算选民。

甲：我弟弟，罪恶重，

他成了现行反革命。

弟妹正在把愁发，

这选举，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能不能参加？

乙：一人犯罪家属不会受株连，

她仍然还有选举权。

甲：我弟弟，痴、傻、呆、茶、外带疯，

精神错乱神志也不清。
医院确诊是精神病，
选举权对他适用不适用？

乙：他精神失常没智理，
自己不能控制他自己。
疯疯颠颠成了废人，
这种情况不能当选民。

甲：我弟弟……

乙：你等等吧，
你这弟弟真不少，
怎么个个不学好。
不是有病就把坏事干，
八成你是教唆犯。

甲：我这是举个例子做比喻，
叫你把选举的知识说详细。
我要说你弟弟是个反革命，
你准得跟我把眼瞪。
我要说你一贯偷盗被劳改，
你的血压噌的一下到三百。
我这叫用自身说法作宣传，
其实我的弟弟个个都是好青年。

乙：那好哇！

甲：我弟弟是个科学家，
援外去到马耳他。
前天休假回了国，
他参加选举可不可？

乙：他是中国公民怎么会不可以，

不过要到他的所在单位去选举。

甲：我弟弟，在欧洲，
他出国到那儿去进修。
一时不能转回程，
他参加选举行不行？

乙：如果选举赶不到，
他可以委托别人代投票。

甲：我弟弟当兵在部队，
他能不能回来参加选举会？

乙：解放军捍卫政权把国保，
参加选举不可少。
想回来选举那不成，
解放军的选举单独来进行。
这事你就别挂念，
部队选举另行规定有方案。

甲：我弟弟，今年虚岁刚十八，
选举他也想参加。

乙：那不行！

甲：为什么？

乙：因为他年龄还不够，
甲：过去不是规定到十六（吗）！

乙：你说的这岁数倒是对，
过去规定十六岁。
选举法、又重修、
现在规定选民必须年满十八周。

甲：为什么？
乙：因为年龄小缺乏社会经验和判断力，

参加政治活动还不相宜。
一般人必须年满十八岁，
才有权投票参加选举会。

甲：我弟弟年龄虽不够，
各方面条件都优秀。
思想好，业务专，
样样工作都领先。
年年当模范，又是好团员，
为什么没有选举权？

乙：咱这不是选模范，
因为他年龄不够条件。
只要不到十八这个年龄，
表现多好也不行。

甲：那别说啦，
我那儿子参加选举也不沾，

乙：多大啦？

甲：今个刚刚出生十八天。

乙：嗨！

甲：那——我奶奶今年九十八，
这选举让不让她参加？

乙：只要她有选举权，
多大岁数也不嫌。

甲：我奶奶是个回民，
她从小信教很殷勤。
出身贫苦心眼直，
一个大字也不识。

乙：选举法规定的很明确，

不分民族、种族和职业。
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全不分，
也不论宗教信仰和出身。
不分女、不分男，
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公民都有选举权。

- 甲：我还有个问题不知道，
我姥爷是个地主还戴过帽儿。
乙：戴帽的地主参加选举不许可，
因为他的政治权利被剥夺。
甲：不！他参加劳动、接受改造，
地主帽子去年已摘掉。
乙：接受改造做新人，
摘掉了帽子可以当选民。
甲：嘿！你一条一条讲的清，
越说我这儿越爱听。
今天幸亏碰到了你，
讲得我心里有了底。
选举的知识都知道，
我得赶快去投票。
乙：走！咱俩一块奔会场，
甲：好！谁不清楚你再讲一讲。
让大伙全都心里明，
乙：认真把民主权利来履行。
甲：把选举工作来搞好，
乙：选出人民的好代表。
甲：代表民心和民意，
乙：共同治国谋大计。

甲：掌好权，当好家，
乙：人民心情舒畅，精神焕发。
合：人人思想都解放，
齐为“四化”献力量。
献力量、干劲增，
“四化”建设早成功。

老两口讨论《选举法》

(快书小段)

王赶良

说的是，九月廿这一天，
皓月当空象玉盘，
时钟敲过十一点，
按习惯家家户户都安眠！
谁料想，
在王大爷的屋子里，
老两口兴致勃勃把话谈，
又是说、又是笑，
外带着咬牙切齿又攥拳。
你要问这是咋回事，
听我慢慢对你谈：
原来是，今晚大队召开了社员会，
把选举大事来商谈。
一同学习了选举法，
大家伙有什么想法都发言，
会场上，群情振奋话不断，
就好象，旱苗逢时雨，春风吹宇环，
选举法字字句句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
章章段段给了咱们民主权。

老两口开罢大会回家转，
兴奋的心情咚啊咚的跳没完。
你看我，我看你，
心里边就象喝了蜜汁一样甜。
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在今天，老两口心情舒畅话没完，
大爷说：“这个会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
大娘说：“就好象又回到了五三年”，
大爷说：“人民的政府要为人民来做主”，
大娘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人民的民主权，多亏粉碎了‘四人帮’，
要不然那有咱们说话的权。”
老大爷想起过去的事，
咬牙切齿又开了言，
“‘四人帮’肆意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
镇压人民多凶狠，
好象当年的南霸天。”
大娘说：“可不是呀，
咱们信的过的干部不让用，
尽让那些弄虚作假吹牛皮打砸抢分子来掌权，
要不是粉碎了‘四人帮’，
毛主席领咱们创的江山就得完。
大爷说：“这一回党中央给咱把腰撑，
可得好好发挥民主权。
不管他张三、李四、王老六，
谁带领咱们干“四化”，

咱就选他来掌权。”

大娘说：“好、好、好、对、对、对，
你的话正中俺心田。

过几天就要召开选举会，
咱可得，仔细挑，认真选，
真正使用好咱的民主权。”

老两口越说越高兴，
一抬头，见东方发白亮了天。
老两口动身下地把活干，
浑身是劲力量添！

选举工作莫小瞧

(京东大鼓)

刘凤海

高大爷的儿子高二彪，
嘴噘的能挂个大水管，
会没开完就往家跑，
还嘟嘟囔囔的发牢骚。
“选举会干嘛还开个没完没了，
耽误工夫真合不着，
我们是老百姓何必在这儿泡，
上边叫咋着就咋着，
发选票一划圈儿就拉倒。
又何苦左思右想把心操。”
高二彪，进家把门就踹了一脚，
高大爷正在把民主选举法仔细瞧。
“当啷啷”踹门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
回头看，见走进来儿子高二彪，
只见他嘟噜着脸子气头不小，
高大爷摘下眼镜问根苗：
“你这是跟谁在闹气，
会没开完你为哪条？”
二彪说：“这开会学习真烦恼，

学什么‘两法’文件，絮絮叨叨。
章章条条还真不少，
无非还是老一套。
再说，这么多人那缺咱一个高二彪，
白浪费时间把眼熬。
选举时把手一举就拉倒，
谁当官也没我二彪的油水捞。”
高大爷，听儿子这一说气得不得了，
把胡子翘的挺老高，
“你小子满嘴乱说瞎放炮，
真是不学无术的大草包。
拿这国家大事开玩笑，
这选举非同儿戏怎能小瞧？”
二彪说：“不是我在开玩笑，
更不是把选举工作要小瞧，
我是说，咱一不党来二不团，
操心动脑合不着，
当个社员最为好，
风吹草动碍不着，
事不关己高挂起，
免招是非图逍遥。
老爹您，当年倒当过人民代表，
十年浩劫落得个浑身伤痕一条条。”
高大爷，听罢此话心如刀绞，
桩桩往事涌心潮，
泪珠儿叭嗒叭嗒往外抛，
心里悲痛叫二彪：